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香港人有巴黎奧運看嗎？

過去一星期，國際奧委會（IOC）亞洲區電視版權代理日本電通公司（Dentsu）專程來到香港與各電視台接洽及商討，希望盡最後努力盡快落實法國巴黎奧運電視版權問題。

其實這兩年，Dentsu 已經先後3次來香港促銷，但上兩次結果亦如同本次一樣，未能有實質進展。

今屆巴黎奧運會電視版權開價2,500萬美元，比起上屆東京奧運開價3,500萬美元已有1,000萬美元的減幅，但在現時這個經濟環境下，仍然沒有哪個電視台願意承受這個虧本風險，因為哪個台負責轉播到了今天仍是未知之數；即使今天能落實版權，也要兩三個月處理文件各項細節事情，現距離開幕只有148日，不足半年，其實讓各單位準備的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因為根據過往經驗，電視台轉播製作奧運節目，籌備工作於兩年前已經可以開始了，這是因為奧委會會在該屆奧運的兩年前，在主辦當地舉行名為「World Broadcaster Meeting」的會議，把大會準備如何製作該屆奧運詳盡告知全世界各電視台，以及聽取各電視台有什麼要求。最記得當年李麗珊奪得香港史上第一面奧運金牌時，頒獎禮是沒有安排直播的，當時TVB了解後便迅速對應準備，而ATV則不知道，於是頒獎禮ATV便沒有直播，變成TVB獨家，

當然目前科技先進，這些錯漏大多是可以補救的。

版權是一個問題，轉播製作又是另一個問題，版權內牽涉很多「明文規定」，需要製作去配合，製作又是否可以完全演繹出來呢？情況猶如劇本寫一句「千軍萬馬」，電影製作人應想辦法如何攝影或後製，去滿足有千軍萬馬氣勢的場面。條款寫得簡單，但實際拍攝就是另一回事，當電視台簽下版權後，製作人繁忙工作便要馬上開始，以巴黎奧運為例，在國際廣播中心仍有地方嗎？因為早於一年前，第二次奧運廣播會議後，全世界電視台已經預訂中心的位置和有關係器材了，香港還趕得及嗎？另亦要考慮如何把所有比賽項目70多個訊號送返香港，接近一萬小時的比賽，奧運跟世界盃不一樣，足球比賽一場計算，奧運則有很多項目同時間比賽，如何選取香港隊比賽片段呢？另外工作人員到達巴黎住什麼地方也要安排，諸如此類，太多事情要在版權定下後去解決了。

一些業界會問，香港會否沒有奧運播呢？正常當然不會，國際奧委會也不想這事情發生，一個國際城市沒有奧運聯是國際大新聞，現時唯有靜觀其變，製作上雖趕但總會有解決方法，既然版權未決，目前只希望香港能有更多運動員獲得奧運參賽資格，到時香港觀眾就可透過電視為他們加油打氣。

方寸不亂
方芳

「光棍」託媒來

朋友從江西撫州度歲回來，給我展示城郊豪華村屋照片，每戶幾乎都有汽車代步，如有多名「光棍」的家庭，汽車就有好幾部了。

說到「光棍」，朋友就滿有壓力。她到農村省親，家家戶戶最多的談資，就是請她介紹對象，因為親戚群中有十多名適婚男性找不到對象。農村的女孩都到外地打工不願回來，或嫁到外省去了，朋友夫家親戚準備了30萬元人民幣禮金，也娶不到媳婦，託「媒人」介紹，也花費不少；如果一家有兩兄弟還是「光棍」，女孩子一聽都卻步了，兩兄弟若要討媳婦，農村家庭能否負擔雙倍禮金呢？

朋友本人是湖北人，是次跟隨丈夫回江西探望公婆，或許她的跨省婚姻，引起夫家兄弟們的遐想，請她把湖北女孩介紹嫁往江西，這是「不可能的任務」，若敷衍了事，亦無顏再見夫家鄉親父老。

說到中國的「光棍」問題，因為民間傳統的重男輕女觀點，第一胎是女孩，總要博二胎；若第一胎是男孩，夫婦就「收工」了，生育率低，因而造成「性別失衡」現象，據早前中國人口普查資料，在適婚年齡段，男比女多逾1,700萬人，「被動單身」的男性農村居多，而以偏遠地區尤甚。其中男性佔比最高的地區，都是勞動力輸入的省市，如廣東、海南、浙江、上海、福建；反之，勞動力輸出多的四川、湖南、江西、河南、湖北等省，女性佔比較高。而大城市則是女多男少，這是女性教育水平提高了，女性富貴自己的要求也高，寧可成為「不婚主義者」。

男多女少固然妻難求，但婚戀還是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生活地域、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價值觀念等因素，今天的父母，生孩子前都會估量，生得出，養得起，優質活。隨着「鼓勵生育政策」的全面推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加強，生育觀念也有所轉變，或許可逆轉今天「老齡化」、「少子化」、「不婚化」的情況。

七嘴八舌
小臻

「蘭花外交」的故事

忘記了哪一年開始新年喜歡買蘭花，應該是有一年朋友公司做蘭花銷售開始，雖然有人認為「蘭」字音似乎唔好聽，然而蘭花的清雅和滿枝蝴蝶蘭花盛放時仍是非常好看，而且現時的蘭花顏色很多款，有桃紅色、粉紅色、蛋黃色、紫紅色、白色，插花者襯得非常好看。重要的是蘭花的盛花期很長，最少一個月，不似其它花，一周左右就凋謝了。這就很好，感覺新年氣氛維持長些，而且有愛花之人會繼續種植，有機會花可以再開。就因為這樣，新年買蘭花成為習慣。

最近看了報道，關於「蘭花外交」的故事。1962年，周恩來總理在杭州西湖畔會見了來華訪問的松村謙三先生（曾任幣原內閣農林大臣）。周恩來總理深知松村謙三愛蘭，將祖居地紹興的名蘭「環球荷鼎」送給他作紀念。1987年，松村謙三之子松村正直來到紹興，參觀蘭園，拜訪蘭友，並向紹興市蘭花協會贈送當年周恩來贈送給他父親的「環球荷鼎」，以便傳承於後代。經歷了幾十年風風雨雨，遠涉日本的紹興蘭花帶着中日人民的友好情誼，從中

國到了日本，在日本生根開花，又從日本回到了「娘家」紹興。小小的蘭花以獨特的魅力架起了中日兩國溝通的橋樑，2024年第3屆中國春蘭節上展出了「環球荷鼎」。蘭花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信物，巧妙的「蘭花外交」更是成功地促成了兩國間的重要貿易，為日後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環球荷鼎」，其名意味冠絕天下的蘭中荷之魁。會稽山脈出好蘭，浙江紹興是中國植蘭最早的地方之一，據東漢地方志《越絕書》記載：「勾踐種蘭若山。」

除蘭花外交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蘭花不斷「走出去」，蘭花已經出口到歐盟、日本、韓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由中國外文局發起設立的國際文化交流領域重要獎項就以「蘭花」命名——蘭花獎。蘭花獎涵蓋大文化領域，表彰獎勵全球範圍內投身國際文化交流事業，致力於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鑒的外籍人士或機構。而在中國內地，蘭花

也不斷商品化發展，各地將蘭花產業作為綠色產業，讓蘭花進入千家萬戶，形成大眾化的消費品，蘭花市值早已超過100億元人民幣。日後別再誤會只有台灣、荷蘭的蘭花才是最靚。



◆第3屆中國春蘭節上展出的「環球荷鼎」。



百家廊

朱定寶

憶鄉

這座叫「筍竹」的古村落，猶如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盤山公路蜿蜒，溪水淙淙，常年黛綠盎然，樹蔭四漫，竹韻依依。當車過坳頂，坡度瞬間不存，別有洞天，只見眼前阡陌縱橫，大小土樓點綴其間，繞着田丘緩緩入村，天地豁然開闊，高山盆地，孕育一方人家。山民謀生有道，除了傳統農耕外，代代承襲着穀筍、竹紙、竹編等頗具特色的創收副業。

村中，一棵古柏格外顯眼，粗壯神氣，威武如柱。遠望，似一把巨傘，撐起了大片的蔭涼，也招來了接踵的鄉情。成為村民小聚的場所，更是地標之物，提及「烏柏樹下」，童叟皆知其處。擁有410餘歲高齡的古柏，胸圍3.7米，高16米，樹底下，盤根錯節，疊出各種動物形樣，線條流暢，甚為壯觀。令人驚嘆的是，從歲月滄桑中走來的古柏，竟沒有在山鄉風雨中折枝斷梗。粗壯的枝條，經年爬滿青苔，一派盎然。樹下，一澗小溪淌過，小橋橫架，不規則石塊砌成台階小徑通溪，下到溪裏，蹲在光潔的大石板上，頭頂，便是樹幹橫空，太陽下，閃出圈圈光影，這裏成為村婦浣衣洗菜的好去處，或許常年陰濕，橋欄、溪壩與古柏一起，爬滿綠綠的青苔。沿溪有綠竹和稗蓬，長勢茂盛，蓋過半溪。倚在清幽的橋欄邊，滿滿一派鄉景攝入眼簾。

橋頭邊，是阿豪叔開的雜貨舖，父親世交，少時常牽父親衣角去那，接

過豪叔抓起的一些小零食，就閃到店門口，半蹲着，開始慢慢享用起來。少年時期，缺衣少食，偶得些美味，自然兩眼發光，也就有了欣賞周圍物景的勁兒。第一次看古樹很是高壯，細瞧，樹葉及大小枝條上，爬着很多青蟲，引來各式鳥兒或繞或停，一條條啄食着，飽餐一頓，嘖嘖啞啞喊個不停，應是正合鳥兒餛味。我不敢停在樹下，生怕一陣大風吹來，樹葉嘩啦翻轉，甩下許多大青蟲掉到頭頂。從小到大，一直都很怕那種滾圓的青蟲，頂着兩根觸角，令人毛骨悚然。隨着古柏果實成熟後，這裏成為孩子們的樂園。「偶看柏樹梢頭白，疑是江梅小着花。」白色果籽，滿樹點點，走詩入畫。此時的古柏，掛滿大山孩子的童真和快樂。黃昏到來，放學後的小夥伴們就此打鬧起來，圍在烏柏樹下引螞蟻，撿烏柏籽，有爬樹練膽的，尋鳥窩的，貪玩不知歸，直到暮色降臨。

筍竹原有一所初級中學，坐落在列市坳靠山一隅，開學初，書籍雜物便從大山深處負笈歸至，一棟鋼筋水泥結構的3層教學樓，成為列市坳最具有代表性，也最為洋氣的建築。隔壁為直角折形土木結構2層生活樓，1樓學生寢室，2樓老師宿舍，走上木梯進入樓板通道，能踩出帶節奏感的「嘎吱嘎吱」聲響。印象中老師們頗具才藝，初中畢業那年的2寸黑白照，則出自語文老師之手。踏出校園側門，橫着一條

坑坑窪窪的斜坡土路，左側臨山，半坡處轉角，一堵圍牆把鄉道與小學隔開。右側為落差近20餘米的溪澗，木製土橋架通兩岸。

學校正大門，一條公路貼着小溪彎仄繞過，兩邊，餐館、食雜、藥店、理髮、郵局一應俱全，大小20餘間。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去縣城需要在列市購票點提前買票。車到了，售票員迅速往車門口一靠，筆挺如立桿，吆喝着開始檢票。班車啟動，喇叭鳴嘶，揚起的漫天塵土，可以蓋住半街。藥店邊上，這家「王友三」小飯館，在當地格外知名，遠近山民認為整街小炒唯其最佳。「王友三」是這家餐館的老闆名字，背微駝，滿臉笑納四方來客，跟父親很是熟絡。每次去列市辦事，總到他店裏吃午飯，一盤青菜炒肉，一碗筍乾燉肉，一碟香酥花生，外加一兩杯散裝白酒。父親喜歡的，正是這種熟人的味道，邊聊邊嚼，便可卸下滿身的疲憊。店裏飄出的美味也讓我記住了這位駝背叔叔，缺衣少食的學生時代，他的名字與肉香聯繫在一起。

每逢寒暑假，家裏運穀筍或賣煙葉，會跟父親一起去列市市場，我喜歡那一碗帶着煤煙味香的麵子飯，配上一小碟五花肉，少時追尋的美味全在這裏。飯畢，父親在閒聊，而我端個矮凳子坐到了店門口，一邊回味美餐，一邊看車來人往，這般場景，已然嵌入了歲月的記憶深處，溫暖於心，清晰如昨。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生日蛋糕與壽包

西餅店裏遇見朋友買生日蛋糕，據說她3歲的孩子跟他爺爺同

一天生日，蛋糕要買兩份，看到店員笑着臉包放盒子那一份，我才記起昨天在該店面對大街櫥窗擺設出來時見過，正驚嘆自從咖啡流行「拉花」之後，蛋糕花樣也更進一步超升百倍，滿是美麗花樹樓房和卡通人物在糕面上出現了，本身就是一座完整藝術品，想不到昨天驚鴻一瞥，今日已「名糕有主」，600元作為藝術品不算貴，可是畢竟是入口即融的蛋糕。

朋友指着她身邊3歲笑咧嘴巴的小人兒說，蛋糕是他要買，這母親多偉大啊，現代生意人又何等聰明，看準兒童心理，知道光做成人生意賺不到大錢，櫥窗裏陳列同一系列這樣的蛋糕，只要孩子過路看上眼小指頭一指，家長愛兒心切，生意十之八九就做好了，還還稀罕成年人為自己生日光顧「拉花」一樣平淡的蛋糕。

朋友說蛋糕買兩份，店員小哥在準

備包裝傳統光身無花的另一份，不消說是爺爺那一份了，店內櫥窗標價120元。

上世紀還有老人家生日派壽包，今日少見了，生日蛋糕不止流行於西方世界，連中國孩子本來正確的農曆出生日期，經這燭燭一吹給抹掉，甚至老人家也給後輩強迫西曆，燭燭吹出假牙也不得已自我解嘲忍住笑。

有專家研究過，就算空置一段短時間的蛋糕也存在不少細菌，吹燭燭時口腔飛送出來的細菌傳到蛋糕上，比未吹過蠟燭蛋糕的細菌數量更攀升至14倍。

至少壽包便不愁會吃下壽星仔和壽星公口沫飛送出來的細菌，比起蛋糕就衛生得多。其實壽包也挺好吃，只是賣相老實沒有蛋糕那樣多花巧，只要有一家餅店肯花心思為壽包從皮外到餡內重新設計包裝，

只要有舞龍一樣足夠吸引力大力宣傳，中國式的生日壽包亦大有可能風行國際，不見今年西方人農曆新年說恭喜嗎？



◆小朋友生日蛋糕最重口味。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在「盛事」中感想

為刺激經濟和吸引遊客，政府今年加大推動「盛事」，這是好事。但好事多磨，先有訪港球星臨陣不上場，大傷粉絲感情，再有巨型小心活動效益受質疑，接着原定3月在港舉行的Dior男裝騷也延緩……

香港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起因有「回歸」議題，備受內地和西方關注，前者關心這個被追趕「母親」分離一百五十年的遊子的情感歸宿，後者關注這個西化城市在回到母體後如何定位，令這個在上世紀中還是個不起眼的「小島」一下子成為世界矚目的「國際大都會」。但在跟「國際」打交道時，我們付出不少代價。

由於歷史的原因，不少港人心中的「國際」，其實是英、美、日、韓等幾個國家；這些國家富裕，有經濟實力令其文化強勢，並努力向外推銷，有值得借鏡之處；但「國際」並不止這些；而且，市民看多了，也想有些新鮮感。

有人總擔心，香港變成中國其中一個城市會失去競爭力，這是偽命題。自1997年7月1日起，香港就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因應其特殊歷史，中央政府讓香港實行「一

國兩制」，並保持「五十年不變」。但是，「特」不等於不變，不但地球天天變，資本主義制度也在變，國家正在變，國際局勢更在變。作為「特區」的香港顯然要因應世界局勢變化而調整「特區」的功能：靈活變通，並在吃老本中增加新的競爭力。所以，政府舉辦「盛事」，在發揮國際化優勢的同時，也要考慮其他可能性，比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特色活動，以及內地一些著名節日和民俗活動，像上月初訪港演出的舞蹈詩劇《只此青綠》，以及去年10月由香港中樂團舉辦的「香港鼓樂節」等，如果能大力宣傳並加大規模，也可以成為「盛事」。

以前，內地個人遊訪港主要是購買奢侈品，但隨着內地各地「自貿區」的完善，以及西方奢侈品店內內地愈開愈多，香港已沒有了因免稅而價格低的優勢。與此同時，西方大牌為了更大的市場，也傾向在上海、北京舉行時裝騷，甚至在廣州和深圳。這是為什麼Dior只把男裝騷在港舉行。但在時尚界，女裝秀才是主場。所以，政府在爭取國際關注時，需要底線思維，更要把握眼光放大、放遠，尋找、把握和創造新的國際機會和享有更多籌碼。

琴台客聚
伍呆呆

重逢乳源恩師 夢回小學時光

春節期間陪父親到粵北山區尋舊的終點站是乳源縣的桂頭鎮。父親曾在乳源工作過幾年，我也在乳源度過了童年最美好的時光，父親調離以後，我跟着離開乳源，再沒有回去過，後來我寫了一篇《夢裏的童話故事》，記錄了我小時候在乳源生活的一些片段，並把它收進我的隨筆集《呆呆為梅》裏。

記憶裏從韶關到乳源非常遙遠，沒想到如今駕車僅半個小時就到了父親從前駐地的村莊。一路上村莊的變化大到連對這裏印象深刻的父親都完全不認識了，從前那些低矮的泥磚房如今都變成了一棟棟整潔漂亮的小樓房，我們的車子聽着導航的指揮在一棟院牆上爬滿炮仗花的小樓前停了下來，一打聽，這裏竟是我的啟蒙老師鄧有古的家。

於是，闊別40多年，就在彼此的驚訝、喜悅與激動中與老師重逢了。令我感到開心的是，年近七旬的老師仍舊精神矍鑠，除卻白了頭髮，多了皺紋，老師仍舊是我記憶中的樣子，濃眉大眼，乾淨的眼睛裏依然閃着堅毅的溫柔的光，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數十

年前的時光。我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才5歲，村裏的小學校只有一二年級兩個班，那時年僅20歲的老師是學校唯一的老師，包攬了兩個班的全部教學工作。學校的學生不多，上學的日子卻是很有趣的，因為老師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那個年代大家都窮，鄉下的小學校更窮，教室裏只有破舊的課桌而沒有凳子，老師和孩子們每天上課都需要從家裏搬凳子到學校去，下課再搬回家，於是鄉間小路上總能看到老師扛着一張木椅子，幾個孩子抱着小木板凳走向學校的景象。天熱時老師上課總穿着拖鞋，遇上孩子調皮的時候會脫了鞋子用腳趾頭去夾孩子的光腿，孩子便又叫又笑……學校就在鐵路旁邊，新來的外地學生沒見過火車，上課時聽到火車經過，跳起來就跑去看看火車，老師也不阻攔，末了，課本上上去有關於火車的，便多教他一些。

我讀完二年級之後又再讀了一次二年級，便懶懶起來，有時不去上課，就鑽進村民家的稻草垛子裏睡覺，有時跑到山上去摘野果，遲到了，到課堂上還問老師自己摘的果

子能不能吃。老師像對其他學生一樣，從未因為我逃課而發過脾氣，對我惡作劇般的問題也會耐心解答。又因父親工作忙，常把我「寄存」在老師家吃晚飯，等父親下夜班，老師還會趁機抽空給我講課本裏沒有故事……讀完第二個二年級，我隨父親工作調動轉學到了英德縣中，鐵路子弟校裏有自己的小圖書館，我在那裏看到了老師曾經講過的故事，就像老鼠掉進缸裏，讀起書來便一發不可收拾。

這次重返乳源，在老師家住了一天，與師母子夜聊，才得知當年的老師最初只是代課的民辦教師，但他為了教書育人，就此留在了學校，一直在講台前站到退休，把自己的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教育事業。如今老師退休了，與師母一道含飴弄孫，再待弄一些院中的花草、地裏的菜蔬，日子也過得話語般寫意。

離開的時候老師和師母拿了自己醃的臘肉，曬的菜乾和才從地裏摘的各種蔬菜給我們裝了一車，我和老師、師母玩笑：這簡直就是女兒回娘家的待遇了。而這樣的「娘家」，今後我自然是常常回來的。